

斜杠青年的个体发展路径分析*

林 红

摘要: 基于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观察、11 个深度访谈和 8 个代表性网络案例, 呈现青年“斜杠”职业发展的过程, 分析青年在“斜杠”职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个体发展路径和价值观变化的内在机制。从探寻工作意义、发现“斜杠”可能到重构职业边界、重建自我认同, “斜杠”过程帮助青年在认知层面和行动层面完成自我定义方式和个体价值建构方式的转变。青年在“斜杠”发展过程中, 以自主决策的方式付出时间、精力、金钱, 通过知识、技能、自我管理等方面的持续性学习和实践完成自我训练、实现个体赋能, 化被动为主动, 为个体自由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重新定义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 斜杠青年 个体发展 主职 副职 价值观

2007 年,《一个人/多重职业: 工作/生活成功的新模式》一书出版, 把“零工经济”“多重职业”“斜杠”^①等职业形式重新带入公众视野, 与当下全球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在“电子技术时代”“后工业社会”的全新发展图景中, 人类正被卷入新的生活方式。社会进步不再仅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 精神文化的富足也成为重要指标(托夫勒 2018: 4)。在劳动领域, 日渐盛行的“新型弹性工作革命”让几乎每个人只要接入互联网就可能获得工作(施瓦布 2016: 50); 但是, 数字和平台经济的背后, “真正驱动许多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竟是人类的劳动力”(格雷等 2020: 1), 只拥有一份长期性工作的观念因数字信息技术的介入而被弱化。

在此时代背景下, “中国青年职业选择日益市场化、多元化、自主化”“涌现了拥有多重身份和职业、多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斜杠青年’”。^② 虽然同为“零工经济”的一种类型, 相较于缺乏制度性保护的其他零工类型, 同时拥有“主职”和“副职”工作的“斜杠”青年具有制度性保护和技能不可替代性的双重优势(王宁 2020)。这一群体的兴起或者说复兴, 不仅是青年对数字转型主导的时代性回应, 也是对传统标准化劳动制度的行动反叛, 更是劳动领域伴随“零工经济”兴起或者说复兴而产生的一种个体自我赋能探索。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16ZDA079)、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重点学科发展社会学建设”项目、“中国社会发展综合指标集成实验室”项目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斜杠”一词为英文“slash”的直译, 因《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马尔西·阿尔博赫(Marci Alboher)《一个人/多重职业: 工作/生活成功的新模式》(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一书风靡全球。该书提到,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 开始通过发展多重职业体验更多元、丰富的生活; 这些人自我介绍时通常使用“/”区分自己的不同职业, 于是“斜杠”成为这一类人的代名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一称谓最初兴起时并未严格区分“多重职业者”的不同类型, 导致后来“斜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斜杠”等同于“多重职业者”, 既包括无制度性保障“主职”的多重职业者, 又包括有制度性保障“主职”的多重职业者; 狭义的“斜杠”仅指有制度性保障“主职”的多重职业者。本文研究对象为狭义范围的“斜杠”。所谓“制度性保障”指一段劳动关系提供的制度化社会保障, 主要包括劳动者与用工主体签订劳动合同、人事合同, 或者是不需要签订劳动/人事合同的公务员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等情况。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2,《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全文) 4 月 21 日(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23331/1723331.htm) 最后访问日期: 2022 年 6 月 27 日。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一) 青年工作价值观相关研究

“斜杠”作为一种非专一职业的工作方式在青年群体中兴起或者说复兴,很大程度可视为社会变迁背景下青年群体工作价值观变迁的结果之一。而工作意义是动态的,在不同时期或文化中可能会有所不同(Harpaz & Meshoulam, 2004)。20世纪70年代初,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71)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对西欧六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后工业化”西欧国家的公众政治和社会心理发生了“静静的革命”,即公众从关心生存和物质安全变成更关注生活总体质量,包括良好的人际关系、美丽的城市等。后来,基于26个欧洲国家近20年(1970—1988)的调查数据,英格尔哈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论断——西方社会公众的优先价值观正在从物质安全向生活质量、自我实现转变(英格尔哈特 2013: 55)。这一价值观转变导致个体层面的两类变化:一是“二战”后出生年龄群体更倾向优先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因为与较年轻群体相比,他们是在经济和人身更安全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二是在各年龄群体内部,出身富裕家庭的受访者比生长环境安全系数低的受访者更有可能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 2013: 174)。

后续相关研究对这一发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推进、拓展。一项对北半球12个后工业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微观变量(教育、收入和职业)和宏观变量(带薪家庭假和用于儿童照护与学前教育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均正向促使个人更看重工作带来的内在回报;人力资本缺乏则促使个人更看重外在回报(Flatt, 2012)。美国一项基于1976—2005年长期纵贯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新近世代年轻人对工作的重要性、稳定性以及各种潜在在工作过程性回报的重视程度都呈下降趋势(Wray-Lake et al., 2011),越年轻的世代越喜欢从事拥有较多休息时间且工作节奏较慢的工作(Twenge, 2010)。在以色列,男性工作中心主义取向高于女性的传统性别差异在过去三十年已逐步消失(Sharabi & Harpaz, 2013);行业比较数据发现,高科技行业员工对工作意义的认知更多的是个体中心主义取向,而传统行业员工则更多表现为工具主义取向(Harpaz & Meshoulam, 2004)。

从全球范围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价值观变迁的主要趋势仍是从传统价值观转向现代价值观;但在发达工业社会,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已成为从现代价值观转向后现代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方面(英格尔哈特 2012)。物质主义者倾向于把经济成就看得比其他生活目标(如群体归属和内心丰富)更重要(Richins & Dawson, 1992; Kashdan & Breen, 2007);后物质主义者则更注重自我表达、环境保护、个人自由、行为意义、性权利等(沈杰 2019)。这一价值观转型极大地影响了青年的就业和职业生涯(沈杰 2018)。

中国在短时间内同时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过程,社会变迁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呈现出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特征(景天魁 2015)。价值观变迁不仅受到社会变迁、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个体层面(如年龄、性别、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年龄带来的效应通常会和时代变迁效应混合在一起(高海燕等 2022)。

有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青年一代表现出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李春玲 2015)。不过,也有研究注意到,中国青年的后物质主义转向并不像英格尔哈特所描述的那样是均衡发展的(包蕾萍 2019)。英格尔哈特也曾指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非生理性需求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是依文化而定,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对非生理性目标的排序是不同的(英格尔哈特 2013: 80)。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背景下,个体发展目标的跃升并不是线性发生,而是因地区、城乡、阶层、群体等差异呈现出多线多阶段的复合样态。

2008—2019年,中国职业阶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之一是自由职业者占比从0.1%增加到5.6%;也就是说,中国已有3900万自由职业者(李培林、崔岩 2020)。2003年,一项基于北京和香港劳动年龄人口的调查发现,这两个城市的劳动者对工作持高度实用主义的工具性价值观倾向

(Westwood & Lok ,2003) ;而 2011 年的一项调查则发现 相较于父母一代更看重工作作为谋生手段的工具性意义 ,青年一代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已出现十分明显的理想取向(风笑天 2011) ;近期 ,一项基于对 38 名青年访谈的研究发现 ,青年群体的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产生于个体主观意愿和社会文化结构力量的协同作用 ,其本质是对工作的价值赋予(张卓君 2021) 。总的来说 ,中国还处于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向时期 ,很大程度上个性的崛起或张扬与群体制约的持续性紧张可视作为国人价值观变迁的核心脉络(周晓虹 2018) 。群体价值观正由群体本位向个人本位偏移 ,价值取向正由“社会主导型”转为“自我调节型”(黄英 2019) 。发展个体自我、崇尚独立自主正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逻辑(袁潇、风笑天 2009) 。

(二) 斜杠青年相关研究

“斜杠”作为一种多重职业形式 ,是在信息技术发展、经济组织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深度融合与个人创造力越来越依靠个体自我驱动的双重背景下兴起的。与传统认知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零工形象不同 ,青年多重职业者具备更丰富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人力资本储备 ,拥有更高的小时工资率(宋健等 2022) 。选择“斜杠”的青年更倾向于追求自由、个性和复调人生(吴玲、林滨 ,2018) 通过打破工作的“表演性”规则探索真实的自我价值(牛天、张帆 2020) 。这一青年群体把“斜杠”工作视为另一种生活方式(任飞 2019) 具备一种成长型思维模式(Kuang 2017: 98) 追求多领域发展、多元收入、多向就业和创新创业(朱颖 2019) 。其职业身份通过自适能力增强、自主建构能力凸显、技能反哺能力提升、职业榜样多元化、职业价值寻求等综合归因衍生而成;本质在于实现对自我更深刻的认知(敖成兵 2017) 。虽然有学者把斜杠青年群体分为经济压力型、爱好特长型和能力所及型(王玉香、玄铮 2019) ,但总体而言,“斜杠”职业对这一群体来说更像是一种价值表达方式。

斜杠青年的多重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水平、技能储备和自身规划。有研究发现 ,相较于传统上班族 ,斜杠青年拥有更多兴趣爱好并渴望发展这些兴趣爱好;他们追求自我提升 ,期待在需要自身技能的工作领域发展其自我价值感和兴趣(Ng et al. ,2018) 。斜杠青年因其知识和技能储备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 ,在劳动报酬、劳动条件、职业尊严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高学历斜杠青年的平均收入比高学历单一职业者提高了 24. 6%—38. 5% (曹洁、罗淳 2018) ;多重职业方式通过增加工作灵活性和劳动者自由度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胡凤霞、姚先国 2011) 。但是 ,这种多重职业方式也会导致青年职场工作压力加重、个人专业化发展难度增加等问题(谢俊贵、吕玉文 2019) ,工作稳定性降低、多职业转换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市场风险也可能导致青年劳动者福利损失(王海成、郭敏 2015) ,包括可能挤占个人休息时间、增加工作与生活冲突、损害个体幸福感等(Nomaguchi ,2009) 。总的来说,“斜杠”有利有弊 ,是迄今为止少有人走过的职业道路 ,也是迄今为止少有人研究的社会现象(谢俊贵、吕玉文 2019) 。

(三) 研究方法

目前 ,关于斜杠青年群体的研究数量相对缺乏 ,且主要存在两点不足:第一 ,定性的实证研究较少 ,已有少量的定量研究均是难得的实证研究 ,但多侧重群体性特征描述 ,缺乏对“斜杠”过程的深入分析;第二 ,从分析视角看 ,现有研究聚焦的工作价值观变迁和“斜杠”现象描述都可视为青年群体价值观变迁的结果呈现 ,对导致这一结果的个体微观过程的理解相对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有血有肉 ,有情感 ,有爱恨 ,有梦想 ,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 2017: 317) 。本研究尝试通过呈现青年的“斜杠”发展过程及作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变化机制 ,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①探索一种深入的个体视角。

^① 新华社 202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1月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本文通过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观察和访谈获取材料。第一,笔者作为一名拥有6年以上“斜杠”经验的“圈内人”,在正式访谈之前,对斜杠青年群体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内部性体验和外部性观察。第二,按照马尔西·阿尔博赫(Alboher, 2007: 190-196)提出的多重职业4种匹配类型进行分类滚雪球式抽样,即按照左脑—右脑型、大脑—身体型、同业延伸型、公司负责人型四种类型分别选取4位受访人,然后邀请4位受访人推荐同类型受访人,最终完成11个访谈。访谈采用结构式提纲,从“个人发展现状”“自我评估和反思”“群体发展现状反思”三个模块展开,具体问题涉及斜杠动机、正负向收益、自我发展策略、社会保障、人生意义等方面,每位受访者平均访问时长约2小时,访谈文字转写约4.5万字。第三,为保证材料的广度和深度,采用“斜杠青年”和“人物报道”“人物访谈”“人物专访”交叉关键词检索方法从微信、微博、知乎、豆瓣等线上渠道筛选出8个有代表性的网络真实人物案例。案例以第三人称的人物采写视角居多,少数为第一人称自述;单篇字数从1690字到7800字不等,共计约3万字;案例人物均为中国公民,外籍斜杠青年案例未纳入分析。11位线下访谈对象和8位线上人物案例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学历	专业	主职	副职	斜杠年限	资料编码 ^①
青稞	女	1984	学士	德语	社会组织项目官员	德语导游/跆拳道教练	12年	20200901QK1984F
文武	男	1983	硕士	动漫设计	大学教师	数字传媒公司负责人	5年	20200908ZJB1983M
木南	男	1983	硕士	服装设计	室内装帧设计师	交互媒体设计师/手作人	11年	20200911XYN1983M
子晓	男	1983	博士	欧洲中世纪宗教史	科研单位行政人员	史学类学术笔译(英译中)	3年	20200917SJ1983M
虫虫	女	1982	硕士	环境经济	科研单位研究助理	环保机构创始人/独立研究者	3年	20200923GG1982F
爱丽丝	女	1989	学士	应用心理学	外企职员	生命教练	2年	20200924ELS1989F
长木	男	1985	硕士	建筑设备工程	建筑设计师	潜水教练	3年	20200925ZN1985M
木木	女	1982	博士	社会人类学	科研单位研究人员	心理咨询师	6年	20200927MM1982F
天晓	女	1989	博士	新闻传播	科研单位研究人员	团操教练	6年	20201019NT1989F
懒猫	女	1984	硕士	园林艺术设计	大学教师	儿童自然教育工作室创始人	3年	20201020LM1984F

^① 线下访谈的编码格式为“访谈日期+姓名缩写+出生年+性别”;网络案例的编码格式为“人物专访/访谈发表日期+姓名缩写+出生年份+性别”。网络案例人物的基本信息(如教育程度、主职、副职、斜杠年限等)均以受访当时情况为准。例如,访谈发表时间为2017年,就以受访人2017年的情况为准。人物报道/访谈/专访中如未明确提及受访人基本信息(如出生年、学历等)均根据访谈内容中相关信息(如主职和副职时长等)进行推测。

续表 1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学历	专业	主职	副职	斜杠年限	资料编码
牙子	女	1983	硕士	建筑设备工程	企业销售	英语培训教师/微商	2年	20200925YY1983F
王任映	女	1986	学士	交通规划	高校教师	生涯讲师	3年	20170416WRY1986F ^①
武孔波	男	1992	学士	应用化学	视觉创业公司负责人	摄影师	3年	20190327WKB1992M ^②
姚佳鑫	女	1992	硕士	经济管理	咨询创业公司负责人	自媒体作者	3年	20181114YJX1992F ^③
刘二龔	男	1984	硕士	建筑设计	咖啡书店主理人	作家	4年	20161216LEX1984M ^④
周雪梅	女	1989	硕士	文学	事业单位文书	杂志文学顾问	3年	20200322ZXM1989F ^⑤
余杰	男	1992	学士	机械制造自动化	公益学堂创办者	义工组织负责人/农场创立者	2年	20200921YJ1992M ^⑥
雷国悦	女	1990	硕士	新闻学	东京IT公司职员	时尚杂志读者模特/美妆探店人	3年	20191031LGY1990F ^⑦
马丁	女	1986	硕士	播音主持/话剧	演员	导演/编剧/绘本作家	3年	20200616MD1986F ^⑧

二、“斜杠”的发展过程

(一) 探寻工作意义

“斜杠”的开启往往伴随青年对工作意义的探寻。一种是从“主职”出发探寻工作对个人的意义;另一种是从工作本身出发探寻工作和个人价值的关系。

① 我滚呀滚雪球 2017,《职业访谈:一位斜杠青年的斜杠生活》4月16日(<https://www.jianshu.com/p/ca28902cefe9>),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② 楚不予、李兰 2019,《武孔波:做“斜杠青年”,别给人生设限》3月2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9128876588669367&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③ 游凯妍 2018,《姚佳鑫:斜杠青年》,11月14日(https://www.sohu.com/a/275399835_409791),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④ 岳巍 2016,《励志人物刘二龔:多元社会下斜杠青年的追梦征程》,12月16日(http://qclz.youth.cn/znl/201612/t20161216_895373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⑤ 慧儿 2020,《周雪梅:热爱自由的斜杠青年》,3月22日(<http://www.cinic.org.cn/hy/zh/764855.html?from=singlemessage>),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⑥ 朱亚平 2020,《90后“斜杠青年”的追梦人生》9月21日(http://szb.xnnews.com.cn/xnrb/html/2020-09/21/content_51892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⑦ 宝丁 2019,《雷国悦:我可以的话,你一定也可以!》,10月31日(<https://zhuatlan.zhihu.com/p/89452254?from=singlemessage>),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⑧ 鲜猛娱乐 2020,《专访演员马丁:生活需要我这样的“斜杠青年”》6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656788152662709&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一部分青年选择从“主职”出发开始“斜杠”,但个人动机不尽相同。不论斜杠职业的类型是左脑—右脑型、大脑—身体型,还是同业延伸型、公司负责人型,以“主职”为参照开始发展“斜杠”的动机可以大致归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斜杠动机源于主职工作无法成为自我价值的载体,于是“斜杠”职业成为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

我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我可以做出很好的设计,可以帮助客户表达他的需求,所以我需要一个表达自己和自我的空间,而我做手工这件事就是我自己表达的空间和方式。……突然有一天有朋友看到我做的刀子,想要买,我才意识到:哦,这也算是一种手艺了,而且还能卖钱的。现在我也会接一些朋友委托定制的活儿。(20200911XYN1983M)

以前都是听我妈的建议,选了这个专业。……进入这个行业后感觉自己没有多少竞争力,有点压抑,做的又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就一直在向外探索更多可能性。……等我真正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职业的时候已经快30岁了,我30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和工作。(20200925ZN1985M)

第二种斜杠动机源于主职工作无法满足个人对职业边界扩展的需求,于是“斜杠”职业成为一种突破自我的方式。

转换身份后,我也有了更多的不同于演员身份的思考。……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在影视剧领域突破着自己的身份。(20200616MD1986F)

我那时候感觉很困惑。……最后我决定换一种活法,这一方面可以保证收入,虽然也有一定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继续做翻译,我现在给研究所的期刊做摘要的英文翻译,虽然也需要静心,但是时间的可操作性更强,也有收入。(20200917SJ1983M)

还有一部分青年的动机不是从“主职”出发,而是单纯地从工作价值本身出发。换言之,“主职”工作对这部分青年来说也如“斜杠”工作一样,只是其用以表达个人价值的一种选择而已。不同于从“主职”出发去探索个人价值和职业边界的青年,这部分人的个人价值观及其对工作意义的认知模式已基本确立。不论“主职”还是“斜杠”工作,是否能满足其已经确立的个人价值观似乎更为重要。“斜杠”对这部分青年来说,更多是一种行动探索的结果,而非探索过程本身。

人生不应该只有一种活法,我希望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盒巧克力,每天打开都有不同的惊喜,尝过了牛奶巧克力的香浓甜蜜,再试试黑巧克力的苦涩悠长。(20200322ZXM1989F)

不同的职业给了人们不同的“人味儿”,但这些“人味儿”的获得有时就不得不切换职业。(20161216LEX1984M)

在我看来,斜杠职业源于我对自我和人生可能性的探索,有了尝试,发现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断地学习。……我似乎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探索的状态,想要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我做了很多尝试,但一直似乎做的都是排除法,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这也是一种收获。……那段经历重塑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斜杠做心理咨询师,其实也是这种不断探索的结果。(20200927MM1982F)

(二) 发现“斜杠”可能

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为斜杠青年的产生与流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他们追求面向未来、极富可能性的人生创造了时代和社会性前提。心理学家将这一追求多种人生可能性的群体命名为“多向分化潜能者”(吴玲、林滨,2018),认为他们由于身兼多项技能,具备跨领域背景与快速学习能力,可以迅速将自己调整为能够顺应时势发展所需的角色,以应对各种情况。这一从生物学延伸而

来的名词,原指既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又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这类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各种功能细胞。这与斜杠青年拥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多向分化潜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么,青年开启“斜杠”之路的潜能有哪些?

第一种是专业技能优势。有受访者这样描述自己“主职”和“副职”的专业关联。

(主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授动漫设计,副职工作是作为一家数字传媒公司的创始人从事数字媒体和数字文博工作)我的主职和副职非常相关,算是强相关。……我本身毕业于艺术设计学院动漫专业方向,到学院后也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师资建设和学科建设。(20200908ZJB1983M)

(主职工作是在一家环保类社会组织从事项目管理,副职工作是德语导游)我学了德语,学习这门语言本身不用花太多工夫。后来去做导游,是我老师推荐的,以及到歌德学院工作,是曾经一起去苏州那个项目的同事推荐的。都跟我的专业德语有关系,脱离不开我的原来专业。(20200901QK1984F)

第二种是个人兴趣爱好。例如,一位受访者在商业领域经历多次工作变动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是与人建立一种心理层面的深入连接。她说:

我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相比周围很多人来说我是很有天赋的。我要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大师级教练,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会有人质疑,也有人问我。这是我对自己的职业的一个承诺,对自己教练状态和教练服务的一个承诺,包括金钱投入的部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投入。(20200924ELS1989F)

第三种是天赋资源优势,包括家庭渊源、个人天赋等。例如,有受访者说:

我(大学)的专业跟农业没有任何关系,当农场主的想法都源自于父母的影响。父母让我从小便养成了踏实肯干的性格,也培养了我对农业种植、机械运用上的天赋。(20200921YJ1992M)

我第一次潜水就很喜欢,我喜欢水,也很有天赋,属于一遍就会那种。参加了俱乐部很多活动,拿了比赛的奖,自己也有了信心。之后就想要不要当一个职业的潜水教练。当时,我一边做建筑(设计师的工作),一边学习潜水,用了1年时间把自由潜水的教练证考下来了。我在学习的那个俱乐部很活跃,2017年6月考完教练就开始在俱乐部当教练,一边上班,一边在俱乐部当教练。(20200925ZN1985M)

第四种是社会资源优势,例如以往工作经历积累的人脉资源。

我之前在环保领域也算有一定的个人声誉积累,认识不少伙伴和机构,也接触了很多全国各地的草根组织,建立了一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为后面开展独立研究积累了工作关系和理解环境问题的视角。(20200923GG1982F)

(三) 重构职业边界

与所有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水平的工作一样,斜杠职业入门后也会面临专业化的瓶颈期。对斜杠青年来说,这一阶段既是主职和副职之间发展冲突的显性化时期,也是个体对职业边界进行重构的契机。一些人可以度过这一瓶颈期,从而迈入个人职业发展的新阶段;一些人则会在这一阶段经历或长或短时间的自我博弈后选择终止“斜杠”进程。斜杠青年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本质上取决

于主职和副职的边界是否能够实现重构。虽然个体重构方式存在差异,但都需要有效解决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对主职和副职产生的正负向收益如何取舍?有人以斜杠工作为主,把斜杠工作视为未来的理想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副职,选择最大限度地放弃主职工作的收益;有人则以主职工作为主,认为斜杠工作仅仅是一种副业。有人在经历主职和副职冲突后决定选择以主职工作为重;有人在经历重大事件(例如疫情冲击)后对主职和副职有了重新认识,进一步确认主职工作的意义;有人则对主职和副职的收益形成一套有效的取舍策略,最大限度地同时享有主职和副职产生的收益。不同的取舍策略导致不同的“斜杠”发展结局。

工作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在设计院是做自己不想做的,是被动的,做事能拖就拖;但做潜水教练,唯一想法就是要把事情做好。(20200925ZN1985M)

我没有想过要把斜杠的职业发展成为主业,希望能够保持一种自主的状态,不要和其他安排有所冲突,是能够控制的。目前斜杠的事情对我来说还不是一个选择题,只是一种多选。(20201020LM1984F)

主职是我安身立命的,我也不想靠着副职去走专业化。莱美团操有一套认证体系,从基础教练到展示者,再到培训师,是一整套认证体系,不是运动员出身的话,还是有很多身体限制。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点,所以会很纠结,想要在技能上更加精进,但是现在意识到了。(20201019NT1989F)

疫情来了,导游业遭到重创,所以我现在感到很庆幸,自己只是把它(导游)作为一个斜杠职业,主职工作至少保障了我的一个基本收入。其他导游朋友都失业了,我还有其他职业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20200901QK1984F)

对我来说还好,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我是一个工作和兴趣爱好分得很清的人。我的主业就是公司职员,上班的时候好好搬砖。下班后做自己喜爱的事情,模特也是爱好之一。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享乐自我,充实自我。(20191031LGY1990F)

第二,长远来看,主职和副职是否能够实现相互赋能?对斜杠青年来说,这是斜杠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主职和副职的相互赋能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同业赋能。例如,一位“斜杠”心理咨询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

我的主职工作是研究群体,而副职工作关注的则是个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心理咨询让我对个体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这种个体化视角很大程度上对群体性视角的理解形成有效补充。同样,由于具备这种群体性的理解视角,也让我在做个体心理咨询的时候比其他人更有优势。(20200927MM1982F)

第二种是异业赋能。例如,一位“斜杠”外语导游的环保组织项目官员说:

我的主职工作和斜杠经历、语言优势似乎关系不大,但是做活动需要的个性特质(如亲和力和力)又跟我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特质有关,后来发现我的语言优势也让我在主职工作上更具优势。因为英语好,我去了5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因为会英语所以有很多机会去国外交流,这给我开辟了新的天空,这是副职工作给我的主业带来的影响和个人优势。……我干导游积累的活动组织和策划相关经验也可以直接用到项目实施中。还有美国旅行社来我们这里参观生态设计,我可以作为一个准导游给他们讲解,这是我在主职工作上的优势。(20200901QK1984F)

(四) 重建自我认同

在动机层面,斜杠职业很大程度上可视为青年对个体价值和工作意义的一种探索方式,而“斜杠”最理想的发展结局是青年在“斜杠”过程中通过工作方式实现自我认知边界扩展或重建,最终基于对人生和工作意义的解构和重构确立一种基于职业发展的新的自我认同。正如一位实现了主职和副职融合的斜杠青年所言,“主职和副职开始走向融合。如果说前些年还在时间和认知上存在一些冲突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冲突都不存在了。似乎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你以前经历的各种冲突都会自我层面实现整合,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20200927MM1982F)。对斜杠青年来说,这种自我认同重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自信重建。对部分受访者来说,他们在主职工作中无法获得一种专业自信,而斜杠工作则可以满足这种心理需求,或者可以进一步提升或扩展其在主职工作中建立的专业自信。

体制内的工作无法得到及时满足和及时反馈,而团操教练的身份可以让我及时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和及时反馈。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学术上你就是一个小透明,但是斜杠职业中,你跳得好就有人认同你。(20201019NT1989F)

我很喜欢话剧表演,尤其是喜剧,非常享受在舞台上呈现喜剧的过程,看到很多包袱抖响了,内心也会满满的荣誉感。话剧的现场舞台给了我很多表演的空间。(20200616MD1986F)

第二,人际关系重建。在谈及斜杠职业带来的个人收益时,很多受访者都会提及社会交往方面的收益,这也是一些斜杠青年重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

因为斜杠,让我有了更多的社交圈子。……有不同圈子,你的各种需求可以被满足,包括与人交流的需求,学习新东西的需求,在不同的圈子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圈子给我带来了许多优势,我可以跟不同圈子的人去玩儿。我现在很坦然,已经能够接受自我,完全接纳自己了,有自己的职业目标和生活方式,不会刻意去跟人社交。我现在这种心理状态跟我这么多年的多圈子活动,以及与各种各样不同国家游客打交道,有很大关系。跟人的交往,带给我很多收获。(20200901QK1984F)

我觉得斜杠职业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环境、新行业,拓展了我的社交网络,大家基于兴趣爱好的圈子逐渐发展成为朋友。……会员和斜杠教练这两个群体,是我进入这个行业后扩展的圈子,让我更自信了,是社会性被需要后建立的一种自信。(20201019NT1989F)

第三,个体价值感重建。“主职”和“副职”之间的工作语境切换,让斜杠青年更清晰地认识到“斜杠”作为自我价值表达方式的含义。一位“斜杠”生命教练的外企职员在评价其主职工作时说,“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外界认可,自我价值感很低。……工作本身太无聊了”;而斜杠职业带给她的收获是,“我探索到了自己的价值观,创造了微观的、自我的生活情境,可以践行自己的价值观”(20200924ELS1989F)。不少受访者有类似体验。

主职工作会面对很多琐事;而在斜杠职业里,带活动是很纯粹的事情,还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类似一种自我价值实现。(20201020LM1984F)

(在斜杠职业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是被伙伴认同和欣赏的,同时,大家互相支持又各有所长,这是我特别珍惜和感恩的。还有就是确实多了很多不敢想的机会,包括去参赛,包括去企业讲课,包括很多牛人居然知道我。(20170416WRY1986F)

三、“斜杠”之后

并非所有选择“斜杠”的青年都能最终走完“斜杠”发展过程的四个阶段,很多人最终止步于第三个阶段,即无法完成“主职”和“副职”的职业边界重构。但对于突破“斜杠”发展瓶颈期的青年来说,重建一种新的职业身份认同似乎就“水到渠成”了,进而在自我层面产生一种持续性的“斜杠”后继收益。

(一) 认知层面: 自我定义方式转向

完成“斜杠”发展过程的青年在认知层面经历一种自我定义方式的转向,即从看重外部性评价逐步转向看重自我评价,会更加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己舒服的状态”(20200911XYN1983M),希望“自己扮演好自己”(20200925ZN1985M),并基于对己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反思,逐步建构起一套新的认知模式,而发展斜杠职业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则被视为自我知识体系拼图的一部分。例如,有受访者说:

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标准,我并不关心别人怎么评价,别人说好或不好其实跟我没关系。我做设计师,你愿意付钱愿意用,至于我自己对交付给客户的东西满意与否就不一定了。……只有不断地否定自己才能做出更好的东西,要学会否定自己才能不断往前走,这不是理性的,是发自内心的。(20200911XYN1983M)

至于怎么把新知识体系和原来的知识体系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套体系本来就在我心中,就像拼魔方一样,我知道自己还缺少哪几块。比如,当我还不会咨询的时候就会去拼咨询这一块,在拼完咨询之后就会去拼研究这一块。(20181114YJX1992F)

我想做任何事情我都能做成,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感觉;而无价值的感觉,就会有很多限制,不论什么结果都会努力去证明我现在这样是外界造成的。有价值的感觉是我可以对自己负责。(20200924ELS1989F)

这种发生在认知层面的自我定义方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受访者对自己的重新定义主要分为两种视角。第一种是人格特质,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受访者在访谈中谈及自己在“斜杠”过程中自我发现或确认的个人特质包括天赋、自主性、兴趣、好奇心等诸多方面。

我在做导游方面比较有天赋。我刚当导游第一年的评分就很高,很受游客欢迎。(20200901QK1984F)

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对人的好奇,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部分,内在渴望一种更纯粹更真实的精神层面的连接。(20200924ELS1989F)

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不太愿意去承担一个螺丝钉的责任,但是我就是不想去做这样的一个螺丝钉,想要有一种自我掌控,拥有独立的时间和空间。(20200923GG1982F)

我对一件事是否有兴趣很重要,个人兴趣一直在变化,我感兴趣的事情比较多,我的生活是由我的不同兴趣构成的,我的工作也是这样的。(20200911XYN1983M)

我渴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接触新的东西。……我也希望通过不断挑战新的东西来打造磨炼自己。(20181114YJX1992F)

我最喜欢的导演枝裕和,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杂食动物”,我觉得我也是,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我觉得当你走入一个新的标签,才会对这个领域产生全新的认识,这是没参与其中完全不会获得的。(20200616MD1986F)

第二种是行为方式,即“我的做事方式是什么样?”访谈中,有人谈及自己喜欢多线程工作模式,有人说喜欢自主决策,有人认为不应给自己专业设限,有人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斜杠职业赋予更多的意义,有人甚至只是想要与众不同。

我很喜欢多线程工作,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只要提前做好计划就行,我会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做。……多线程工作的优势还是很多,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工作内容不一样、机构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很多元,能够看到不同的维度。(20200923GG1982F)

我不喜欢国企的工作方式,个人只是一个执行者,领导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跟领导汇报,我感觉很别扭,我不喜欢什么事情都听人指挥。(20200925ZN1985M)

我希望书店能为城市点亮一盏精神暖灯。……我也知道这样做是冒险的,但它同时一定是正确的。(20161216LEX1984M)

我的生活方式和做的事情跟大众都不一样。……我感觉这种不一样还挺好。(20200925ZN1985M)

其次是对自己和外部世界关系的重新认知。对一部分受访者来说,斜杠职业是其反抗主流工作价值观的结果;而对另一些受访者来说,斜杠职业则是其实现个体反抗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其他信仰和目的的社会里,通过所谓的出人头地来刺激大家努力,这是一种社会动力。很多人都在无意识地工作,干着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工作。……很多人过的不是自己想过的人生。……我必须做什么吗?我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心,让自己活得精彩,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只要活得精彩了,父母也会为我的精彩而精彩。(20200911XYN1983M)

我30岁的样子才知道自己不喜欢,以前都是听我妈的建议,选了这个专业。……好像这两年才真正成为一个心理上独立的人,之前更像一个心理上的巨婴。……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之后,才能看到孩子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心理的独立性和社会联系之间,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冲突,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你只有自己扮演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去帮助别人。(20200925ZN1985M)

(二) 行动层面: 自主性个体价值建构

斜杠青年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价值建构方式的有意识转变,在从外部性建构转向自主性建构的过程中,斜杠职业成为一种有效方式或者说有效路径。如果说自我定义的参照标准从外部转向自我评价更多是一种认知性转变,那么个体价值建构方式的变化则更多是一种行动性转变,斜杠职业被受访者视为“自己表达的空间和方式”(20200911XYN1983M)。行动层面上,不论斜杠职业是何种类型,持续性的自主学习和实践是这一群体的共性行为特征。正如一位“斜杠”写作的青年所说,“我不想袖手旁观地看世界,在我的潜意识中,发现问题的下一步就是尝试改变”(20161216LEX1984M)。这种自主性的行动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持续性自主学习和实践。青年为发展斜杠职业会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式,或者通过考研提升学历,或者基于重复性刻意练习提升技能水平,或者自学新技能、新知识和新工具,或者向同行前辈取经。正如桑内特所言,匠艺活动给获取技能带来的情感回报有两个层面:人们能够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并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桑内特,2015:5)。

我在考虑去考研,作为一个非正经设计师也要实现斜杠的进阶。(20200901QK1984F)

下功夫刻意练习,包括你提到的之前写逐字稿,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每一次分享后写复盘。

通过反思自己在分享中的自我觉察,结合学员反馈,来进行调整。(20170416WRY1986F)

我会自己去学习很多技能,学习技能或工具的目的是帮你把事情做成了,我需要达到某种效果,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就要去找资料,去查、去学。(20200911XYN1983M)

我天天都在学习,各种流派都会学习。很多课程如果需要的话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到你的,还有从客户那里反馈的精进,我未来可能会去修一个身心灵相关的学位。(20200924ELS1989F)

我在学习各种工具,比如,数据统计方面最近 R 语言很多人在用,我也在计划自己学习一下。Nvivo 软件是 2018 年学的,因为硕士论文要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来做,SPSS 是 2019 年夏天开始学的。(20200923GG1982F)

我把前辈的带团录音都听了一遍,跟他们聊天,向他们学习。我喜欢找到比自己厉害的人,向别人学习。(20200901QK1984F)

其次是自我管理方面的持续性自主学习和实践。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做斜杠,要有比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尤其是时间管理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还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斜杠本身就是要求一种开放的思维”(20200901QK1984F)。访谈中,受访人谈到最多的是个人时间管理,其次是个人压力和健康管理,再次是人脉资源管理。对斜杠青年来说,相比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学习实践,自我管理方面的能力提升似乎更具挑战性。

时间管理到后来是一种被动式的时间管理,每天的时间都是排满的,精力管理本身会被斜杠职业牵扯着跑。被牵着走的状态很容易感到疲惫。……很多斜杠最后也退出了,时间和精力上真的是入不敷出。(20201019NT1989F)

斜杠后,在时间管理方面会提出更高要求,也会考虑如何提升效率。以前怎样都可以,现在会想怎么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我也经常自己学习,向别人请教。(20201020LM1984F)

项目最开始的几个合伙人想退出公司,去做其他项目或找份工作,我一下子就陷入了独自担负公司各项事务的困境,不仅要承担起市场宣传和新媒体运营的任务,还要负责拍摄和后期,最重的是经济压力。……面对压力,我自己最喜欢的减压放松方式是拿起相机,漫无目的地随心拍摄,有时拍一上午都不会觉得疲惫。(20190327WKB1992M)

我还是挺透支自己的。……还是要以身体健康为重,要想清楚自己未来的道路。总体来说,学习的帮助最大,学习是做任何事情的基本底线和基础。(20181114YJX1992F)

有人来找我做东西,这种信任度建立起来了,这些事情就必须要去。在圈里建立了信任度,一件事情答应了,就要让人满意。(20200911XYN1983M)

你会花很多时间去看平台,看会员的反馈,制度倒逼你越来越专业。你想要会员人数多,让他再来上你的课,就要增加和学员之间的沟通。有人会上课前去给会员温馨提示一下,会用各种小技巧去增进交流互动。但这种互动也会不知不觉地介入你的生活,会产生一种无边界的感觉。(20201019NT1989F)

当然,“斜杠”过程中用以实现自我训练的各种行动不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需要付出金钱。斜杠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投入对青年来说都是一种自主性投入,也是其自主决策的一部分。有受访者详细计算过自己在“斜杠”发展中的资金投入。

学习莱美团操的课程体系和后续提升挺花钱的。比如学习 1 个新的套路是 800 元,还要参加集训;服装必须是锐步旗下的衣服、鞋子、配件和毛巾等周边延伸,一年光服装上就要花 2000 元的样子。再加上自我提升的学习费用,一年至少 3400 元。而我现在带课,一节课只能拿到 120 元的基础课时费。因为疫情,我现在一周只排了 2 节课,也就是说一周只有 240 元的

课时费,一个月800元的样子,所有收入基本上投入到装备了。不过,我也算是赚到了,我个人健身方面不需要任何支出了,我上课就可以健身,还可以带着一堆人一起健身,一节课60分钟,跳下来健身效果很好。(20201019NT1989F)

成为生命教练,我在经济上自己投入了有十二三万。我有自己的教练,他人在荷兰,我可以被督导也可以被教练,我需要花钱购买这个时间,17个月拿到证书,感觉像是自己鼓了好几辈子的勇气。……金钱投入的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投入。(20200924ELS1989F)

四、结论与讨论

审视青年斜杠职业发展的过程,从寻找意义、发现可能到职业边界重构和自我认同重建,“斜杠”过程帮助青年在认知层面完成了自我定义方式从外部标准向个人标准的转变,在行动层面完成了个体价值从外部性建构向自主性建构的转变。对很多斜杠青年来说,开启“斜杠”之路的“导火索”是类自然节律的时间强制性循环、重复性分工内容和日复一日的时间节律。这也是斜杠青年在认知层面重新认识自己人格特质、行为方式,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导火索”之一。斜杠职业成为个体反抗主流工作价值观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实现个体反抗的方式。不论是选择从“主职”出发开始“斜杠”的青年,还是单纯地从工作价值本身出发开始“斜杠”的青年,主职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更侧重“安身立命”的功能,而斜杠职业则被赋予更多探索自我价值的期待。伴随斜杠职业的发展,青年以自主决策的方式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通过知识、技能、自我管理等方面的持续性自主学习和实践完成自我训练、实现个体赋能。这种专业化带来的满足感提升了生命的价值,成为一种持续的叙事(桑内特,2015:328)。斜杠职业发展的终点或者说理想目标是在专业自信、人际关系和个体价值感基础上重建一种基于职业的自我认同;其中,重新定义个体与社会乃至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这种自我认同的重要构成,青年个体发展的内涵也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这三种社会形态又对应三种不同人的发展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b:52)。简而言之,人的发展依次存在“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大历史性阶段。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动力,生产关系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即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a:537)。虽然在中国当下语境,人的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人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人的发展层次不断深化,人的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人的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沈江平、侯耀文,2019),人的发展已逐步摆脱“人的依赖关系”,但身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却是必须面对的发展现实。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虽然开始获得相对的自由和部分的解放,但仍被束缚在固定的生产环节之上,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物化世界的束缚和压抑,“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0:507)。作为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我们需要把握客观规律,为个体的自由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斜杠青年以个体探索方式呈现的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当今青年在过渡进程中的不连贯、不确定甚至可逆转的特征表明他们正经历灵活多变的生命历程(沈杰,2018),“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②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拥有更优越的发展环境、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面临着建功立业的难得人生际遇;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青年必须坚守价值追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推广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分青年把“斜杠”职业作为一种表达个体价值的方式,或许也可以为“敬业”赋予一种新解释。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由于研究对象限定为狭义的“斜杠”青年,所以这一群体的一些共性特征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无法就此断言斜杠青年的个体发展路径是一种世代差异,这需要大规模定量样本的验证;也无法肯定斜杠青年的个人价值观是一种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征,这需要长期的追踪调查才能验证。本研究只是从定性研究视角呈现青年发展的一个面向,提供一种理解这一群体的微观视角,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参考文献:

- 敖成兵 2017,《斜杠青年:一种“互联网+”时代的职业身份解码》,《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包蕾萍 2019,《深度现代化:80后90后群体的价值冲突与认同》,《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曹洁、罗淳 2018,《“斜杠”青年的收入和福利分析——基于CGSS2012、2013、2015的经验研究》,《南方人口》第3期。
- 风笑天 2011,《工作的意义:两代人的认同与变迁》,《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高海燕、王鹏、谭康荣 2022,《中国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格雷·玛丽·L·西达尔特·苏里 2020,《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凤霞、姚先国 2011,《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黄英 2019,《改革开放40年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及特征》,《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景天魁 2015,《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Kuang, Susan, 2017,《斜杠青年:如何开启你的多重身份》,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 李春玲 2015,《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第3期。
- 李培林、崔岩 2020,《我国2008—2019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 Ng, Jhony Choon Yeong、邵丹慧、贾良定、谭清美 2018,《一群去专业化的人——斜杠青年的事业发展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6期。
- 牛天、张帆 2020,《嵌入、表达、认同:斜杠青年的自我实现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任飞 2019,《我国青年职业变迁新趋势与规划新理念》,《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桑内特 理查德 2015,《匠人》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沈杰 2018,《后现代语境中青年概念的重构》,《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2019,《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从发展理论到发展策略的意义呈现》,《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① 新华社 20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月27日(www.gov.cn/xinwen/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2,《〈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全文)》,4月21日(www.scio.gov.cn/zflb/ps/32832/Document/1723331/172333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27日。

- 沈江平、侯耀文 2019,《历程·成就·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与人的发展变迁》,《云南社会科学》第 6 期。
- 施瓦布 克劳斯 2016,《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力量》,李菁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 宋健、罗安、胡波 2022,《中国青年多重职业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第 1 期。
- 托夫勒 阿尔文 2018,《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 王海成、郭敏 2015,《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经济学动态》第 5 期。
- 王宁 2020,《互连性与可替代性: 零工之别的内在逻辑》,《探索与争鸣》第 7 期。
- 王玉香、玄铮 2019,《“斜杠青年”职业选择的本体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7 期。
- 吴玲、林滨 2018,《“斜杠青年”: “多向分化潜能者”的本质与特性》,《思想理论教育》第 6 期。
- 习近平 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
- 谢俊贵、吕玉文 2019,《斜杠青年多重职业现象的社会学探析》,《青年探索》第 2 期。
- 英格尔哈特 罗纳德 2012,《全球化与后现代价值观》,沈杰译,《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2013,《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袁潇、风笑天 2009,《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1 期。
- 张卓君 2021,《青年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机》,《青年研究》第 3 期。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周晓虹 2018,《从青年入手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的精神启示》,《中国青年研究》第 3 期。
- 朱颖 2019,《“斜杠青年”的产生逻辑及多职业路径塑造》,《人民论坛》9 月上。
- Alboher, Marci 2007, *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Life Success*. Dublin: Business Plus.
- Flatt, C. H. 2012, *Work to Live or Live to Work? The Impact of Gender, Personal Resources, and National Policy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Work Rewards in Post-Industrial Nation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ociology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arpaz, I. & I. Meshoulam 2004, “Differences in the Meaning of Work in Israel: Workers in High-Tech Versus Traditional Work Industries.”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15.
- 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4).
- Kashdan, T. B. & W. E. Breen 2007, “Materialism and Diminished Mechanism.”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6.
- Nomaguchi, K. M. 2009, “Change in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Employed Parents Between 1977 and 1997.”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1).
- Richins, M. L. & S. A. Dawson 1992,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3).
- Sharabi, M. & I. Harpaz 2013, “Changes of Work Values in Changing Economy: Perspectives of Men and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40(8).
- Twenge, J. M. 2010,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5(2).
- Westwood, R. & P. Lok 2003, “The Meaning of Work in Chinese Contexts: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3(2).
- Wray-Lake, L., A. K. Syvertsen, L. Briddell, D. W. Osgood & C. A. Flanagan 2011, “Exploring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Work for American High School Seniors from 1976 to 2005.” *Youth & Society* 43(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石金群

Children's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untry

..... *Yu Jianlin & Xuan Chaoqing(26)*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 the country has evolved into the most important provider of children welfare; the country's internal ideological motivation of developing children welfare is worth explor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nation-state narrative redefined the social role of children , produced the concepts of the futur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so on , endowed children with new expec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ldren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welfare syste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ldren welfare mainly focused on educational welfare and children protection ,the country cared for the children to cultivate new citizens and preserve national strength; hence , the positive concept of children welfare w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We should explore the mechanism regarding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ldren on the provision of children welfare in modern times ,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country responsibility of children welfare and its development regularity.

Keywords: Children Nationalization New Citizens Children Welfare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Delivery of Community Children Welfare

..... *Liu Lihong & Feng Biying(35)*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find appropriate practice spa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welfare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 Taking children welfare st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 and using the qualitative data inclu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 memoirs and the record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stations , etc.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state and society realize the service delivery of professionalized children welfar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service delivery was that multi subjects collaborated to build welfare field; by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ized , integrated and localized service promotion framework and the service delivery mechanism which could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service needs , actively link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flexibly adopt professional methods , we could finally deliver effective , accessible and professional children welfare services at the community. We should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 and tension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welfare stations ,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welfare undertakings in current China.

Keywords: Community Children Welfare Children Welfare Sta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ervice Delivery

Articles

The Analysis of Slash Youth'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ath *Lin Hong(4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participatory field observations , 11 in-depth interviews and 8 representative network cases ,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outh's "slash" career , analyze the youth'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ath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lash" career and inner mechanism of change in values. From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work and discov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slash" to reconstructing the career boundary and rebuilding self-identity , the process of "slash" could help youth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s in self-definition and individual value construction at cognitive level and action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slash" development , the youth would spend their time , energy and money by the way of autonomous decision; meanwhile , they could complete self-training and realiz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including knowledge , skills and self-management , etc. The "slash" youth would turn the passive into active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ndividual free development , which could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Keywords: Slash Youth Individual Development Main Work Sideline Values

National Identity ,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

..... *Zhao Li , Guan Jian & Huang Mingzhu(60)*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f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mental health and smooth operation of study and work. Using “Measure of National Identity” , “National Confidence Scale” an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is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 the national confidence could play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among them; in the influencing progr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meaning in life , compar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of Han ethnicity , the mediating effect played by national confidence is more obviou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have guidance func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Confidence Meaning in Life

The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and the Youth's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Meng Liyan(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conducted in 18 regions and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on the youth's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could have different influencing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n different types of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could directly improve the youth's offlin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and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offline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however , the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wouldn't improve the youth's offline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but could incur the youth's offline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inly through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modify and complete the “non-relevance theory” and “positive influence theor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s amusement function on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t would be helpful to explore how to guide the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Keywords: Social Media Amusement Func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 Ways of Mate Selection and the Youth's Marital Matching

..... *Kang Huilin & Sun Feng(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8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stablish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ways of mate selection on the youth's marital match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re are mainly three ways of mate selection , namely the relatives' introduction , the friends' introduction and self-acquaintance; compared with the way of self-acquaintance , the way of relatives' introduction increases the females' hypergamy in educational matching , occupational matching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matching , and the homogamy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matching and fathers' educational level matching; regarding the ways of friends' introduction and self-acquaintance ,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rital match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s of different ways of mate selection in the marriage formation , which would be helpful to explain current Chinese youth's marital matching patterns ,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Keywords: The Ways of Mate Selection Marital Matching Homogamy